

博異志

幽怪錄

續幽怪錄

聞奇錄

錦裙記



唐人說薈六集之一

07136

博異記

幽怪錄

續幽怪錄

聞奇錄

錦裙記

靈應錄

鬼塚志

幻影傳

幻戲志

幻異志

稽神錄

冥音錄

離魂記

再生記

冤債記

尸媚傳

奇鬼傳

才鬼記

妖妄傳

東坡夜怪錄

靈鬼志

物怪錄

靈怪錄

人虎傳

白猿傳

獵狐記

任氏傳

袁氏傳

夜叉傳

金剛經鳩異鸚鵡舍利塔

第六集六冊計三十一種

唐代叢書

六集

唐人說薈目次

第二冊

博異記

鄭還古

幽怪錄

王恽

續幽怪錄

李復言

聞奇錄

于逖

錦裾記

陸龜蒙

唐人說薈

目次第一冊

六集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開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

博異志

六集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相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役

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八矣而水不曾
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
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
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
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
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
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命匠令一信
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
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貯匣中焚

博異志

二

六集

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
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泥之
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
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
爲許敬宗婢蘭茗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
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
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
某以用錢儼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
君子飾裝一無憂也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

仲躬遂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狀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并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爲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昔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卯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鷗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

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與青衣命漢陽人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觀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容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盃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縹緲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三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

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
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
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
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
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
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
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
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
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
博異志

五

六集

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
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
子所諭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
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
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黧黑至平明觀
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瀟口江
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瀟口溺
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
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乃言曰昨夜海

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邦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問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博異志

六集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

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
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
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且
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扇
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博異志

七

六集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
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
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
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
玉籙洎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
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
居也

崔元微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茯苓三十

載因藥盡領僮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
萊滿院時春季夜聞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
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君在院中耶今欲
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
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
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
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
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看不
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博異志

八

六集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
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
人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
送之元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
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
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
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
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
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

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依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元微許之乃齊聲曰

博異志

九

六集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情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
涸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
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
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扞壁而傍行俄
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
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
官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
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
博異志

十 六集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
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
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
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為至此工人
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
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
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
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

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人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滌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去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博異志

土

六集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倅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
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
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
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
叩山亭院門者藥監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奉文
博異志

士

六集

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
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淺青圓頭
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
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
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
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
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
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厭居聞
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

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

博異志

三

六集

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調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書。儼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

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却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聞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元

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隔之又有一廳常扁鏤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元都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荊郎阿荊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

博異志

五

六集

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荊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荊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

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即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廻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乃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

博異志

六

六集

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矣我而恟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尙未安聞車馬蹄歔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

率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敷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

博異志

七

六集

鋒鑠臂曲瘦木甲罕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擗目電燧吐火喫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慄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勲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

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爲傳志自是一代才情
非後世可及然恠深幽渺無如諾皇博異二種此
其厥體中韓昌黎李長吉也顧元慶跋

博異志終

博異志

大

六集

唐 王惲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該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禍。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

幽怪錄

六集

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鑊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峙立於前。若爲儻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人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

逡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
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
將軍曰人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
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
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
歡公囊中有利刃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
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
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
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

幽怪錄

二 六集

投其脯捉其腕而斲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
驚散公執其手腕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
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
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
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
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
中耆老相與昇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
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
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醮以女才無他

虞此禮不設，則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明神也。神固有猪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

幽怪錄

三

六集

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鋏鏹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纒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園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內，閨閣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

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洗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

幽怪錄

四

六集

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玄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繼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繼衣上元捨身瓦棺寺口持筴帚洒掃閣下閑則徙倚闌檻以俟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

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閤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况子之寃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忝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

幽怪錄

五

六集

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遂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

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
默往求傭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
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
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畫與羣傭共作夜寢他席
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卽
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鑠啟
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
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季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擒
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旣醉

幽怪錄

六 六集

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
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敎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卽
昔時受敎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譬天亦不奪
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譬者得不同天撫此
微軀豈耐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効
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叅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
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
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
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
非論舞姬亦當爲彼夫人矣

巴邛人家橋園有兩大橋如三斗盎剖開每橋有二老
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斝龍縞襪八
兩後曰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幽怪錄終

幽怪錄

七

六集

續幽怪錄

唐 李復言撰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權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旣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歷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

續幽怪錄

六集

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絃所迫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

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廻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竇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

續幽怪錄

二

六集

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晦明未殊學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冥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我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

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惟此書目所未覲，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

續幽怪錄

三

六集

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貧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道。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

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常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為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方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

續幽怪錄

四 六集

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閨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為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

後生男鯤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騭之定
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續幽怪錄終

五
六集



開奇錄

唐 于逖輯

王氣

太宗少時帥師賊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

楊集將兵得元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酌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勅敵不敢辱命

開奇錄

一 六集

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方干

處土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闔閭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櫛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爲友賣櫛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鍾安禮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

爲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音大醉卒。

越僧

越僧警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警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王松年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邱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

聞奇錄

二 六集

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卽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遂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仡仡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

葉簡，列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干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漁者

聞奇錄

三

六集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臙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卽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鳥子之術，尤妙。相墳卽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聞奇錄

四

六集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擎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臥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內有少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造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陸龜蒙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表章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酌之銀盃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知業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屹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聞奇錄

皮光禹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傅宏業

傅宏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恠傅識之曰雖以醉反非恠也再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信然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

陸攷

陸攷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畝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醜虐

不恤其民有贍者悉被檢獲。汝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搜其家產，汝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王耕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佳。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

間奇錄

六 六集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且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憇息，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畧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異香末二包，氛氲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虔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裴嬰

處士裴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花犬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街埽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卽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唐捷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聞奇錄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析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蟠

沈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按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爲政宜清緣昨夜入濁非嘉蟠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納友之言

崔端已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温

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贊譜乎崔
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徐廷實

徐廷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出將醞酒
其味濃厚

蔣氏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卽凝之女也善屬文而
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恆姊妹憂之勸節飲強煇應聲

聞奇錄

八

六集

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殮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
難

又

有聖保寺僧知美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元之次
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會飲蔣氏
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
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忤起而退

高榮

高榮員外人才懦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

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札謝之左右問之云此在伏事榮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更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卽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問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烹不得則麼有羣驅之

夏宗萬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子和尙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

聞奇錄

九

六集

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尙彷彿記爾

費縣民

琅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扁鑰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乃作繩纏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餘從此無復所失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否耳得釵仍以置戶楣上臨發忘向婦說此釵當在戶上也是夕妻夢見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季却還歸

麻姑

聞奇錄

十 六集

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

留贊

留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納涼于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橋上

尊得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卽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卽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入腕中

張昇

唐故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就攝浩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值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竟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爲存問言訖而去所居

聞奇錄

士

六集

近隣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虎而尙能語

歸生

宏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升木以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得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昇木愈高旣皆不得壞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乃巴

西吏人爲虎所食也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窓借筆紹借之於窓上題詩曰何人窓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箋剪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如鏡周廻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

閩奇錄

上

六集

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飄零詩成俱送於所臥席下又見其妻笞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視篋中紅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云葬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於北岸乃遇一新塋依夢中所約葬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曰謁其塋乃葬小青墳之前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圜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圜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圜人固請耽因告之圜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

聞奇錄

三

六集

金者及期而至圜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圜人作色而叱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圜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圜人於大沙鑪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鑪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惟言死罪更無他詞圜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圜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卽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無他慮言訖而去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棕充宏文館直學士判館事暮春留余看牡丹於斯廳內言曰此廳比令無逸

無逸乃邠公子終个州刺史

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

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慎厚端誠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而追念邠公之言得其大槩矣是時昭宗纂承

聞奇錄

古

六集

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李克助

李克助爲大理寺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巒有民告舉放民緝事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賊奏下二司定罪御史邢臺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尙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裨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賊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卽鄭縣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論乃捨崔令

之罪謫潁陽尉

王鐸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時李駢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每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意無敢沮其議者都下官糴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聞奇錄

五

六集

唐人靈應錄聞奇錄二帙合之卽陳氏葆光集不知孰爲先後吾善其類者蔡羽識

聞奇錄終

錦裙記

唐

陸龜蒙著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右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翠蘼輩，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牙錦裙記

一
六集

以相帶有若駭霞殘虹，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盤縮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
可狀也。裏用繒綵，下製綫，尙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叟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瓦官寺者，初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陽

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室，一爲師子，
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
一爲戴顓所捐臂膊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
二金像益之，遂褒然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
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釧
久矣。惜無文筆如龜蒙紀之者。

錦裙記終



